

繪明史通俗演義圖

第五冊

第四十一回 白圭討平鄖陽盜

韓雍攻破藤峽獠

却說憲宗即位以後。宮闈中的情事。前回已略見一斑。其間有荆襄盜賊。湘粵苗獠。平涼叛酋。亦時常出沒往來。屢為民患。明廷亦發了好幾次兵馬。遣了好幾回將帥。總算旗開得勝。漸漸救平。小子亦不能含糊說過。只好一一敘明。荆襄上游為鄖陽。地界秦豫楚三省。元季流賊嘯聚。終元世不能制。洪武初。衛國公鄧愈出兵往討。始得勦洗一空。怎奈是地多山。菁深林密。官軍凱旋。流寇復集。起初還不敢出頭。到了成化元年。適遇年歲飢荒。流民日聚。遂鬧出一場亂案來了。內中有個頭目。姓劉名通。力能舉千斤石獅子。綽號叫作劉千斤。劉千斤有個同伴。本名石龍。綽號叫作石和尚。兩人糾集黨羽數萬。佔據梅溪寺。高揭黃旗。推劉千斤為漢王。建元德勝。偽署將軍。元帥數十人。以石和尚為謀主。四出劫掠。無非明火執仗的強盜。安能成大事。指揮陳昇等。帶了數千人馬。前去征勦。反被他四面夾攻。殺得片甲不回。明廷接着警報。方知賊勢猖獗。非同小可。乃命撫寧伯朱永為討賊總兵官。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。太監唐慎林貴為監軍。處處不脫太監我實不懂別令湖廣總督李震。副都御史王恕。會同三路兵馬。直搗賊巢。白圭到了南陽。偵悉劉千斤等。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。分作七寨。據險自固。遂擬用四路進軍。一自南漳入。一

自安遠入。一自房縣入。一自穀城入。犄角並進。互相策應。當下拜表奏聞。朝旨俞允。遂自率大軍出南漳。派偏將林貴、鮑遠等出安遠。喜信、王信等出房縣。王恕率指揮劉清等出穀城。總兵官朱永有疾。留鎮南陽。東西南北四路兵馬。浩浩蕩蕩。殺奔賊寨。劉千斤自恃力大。親來抵截大軍。白圭用誘敵計。引劉千斤至臨城山中。猝發伏兵。左右夾攻。殺得他七顛八倒。劉千斤奪路逃脫。方知官軍利害。千斤之力不足恃了意欲從壽陽竄出陝西。不意到了壽陽。已有官軍截住。為首的統兵大將。係是明指揮田廣。劉千斤知不是路。轉身就走。由田廣率兵尾追。直至古口山。劉千斤逃入山中。負隅踞守。田廣扼住山口。俟諸軍陸續到來。一路殺入。人人奮勇。個個爭先。當時格斃劉千斤子劉聰。及偽都司苗虎等一百餘人。劉千斤退保後巖。山勢愈峻。天又下雨。泥淖難行。適尚書白圭親至。身先士卒。麾兵直進。山上的木石。如雨點般擲將下來。破頭碎額。不計其數。白圭命劉清率千餘騎。從間道繞出賊後。一面率諸軍從前攻入。劉千斤率賊數萬迎頭抵拒。只管前面。不管後面。方在酣戰的時候。突聞後面喊聲大震。鼓角齊鳴。各賊返身一顧。但見滿山是火。烟燄衝天。不由的魂膽飛揚。紛紛亂竄。怎奈山路崎嶇。七高八低。越性急。越踏空。墜崖墮澗。跌死過半。此外逃避不及的。統作刀頭之鬼。劉千斤尚提著大刀。左右飛舞。官兵數百人上前。尚不能接近身軀。反被他劈死數十人。嗣經強弩四射。面

中數創方大吼一聲倒在地上。各軍一擁上去。把他擎住。用了最粗的鐵鍊。纏住他身。纔覺動彈不得。一任扛抬而去。恃勇無益還有苗龍等四十人。亦一併擒住。囚解京師。眼見

得是照叛逆例。磔死市曹了。惟石和尚劉長子二人。越山遁去。轉掠四川。招集敗衆。屯

匿巫山。各軍進逼。合圍月餘。石和尚在巢穴內。糧食俱盡。當由指揮朱英。奉白圭命。誘

招劉長子。令他縛石和尚。解送軍前。劉長子没法。遂將石和尚擎下。送交喜信營。喜信

將石和尚打入囚車。伴慰劉長子。命誘執劉千斤妻連氏。及偽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。

六百餘人。至諸人一一誘到。竟變過了臉。也把劉長子一併就縛。奏凱還朝。石和尚劉

長子磔死。餘犯盡行斬首。荆襄告平。朱永封伯。白圭進太子少保。餘將各加官進祿。只

指揮張英。為諸將所忌。進讒朱永。說他受賄。被永捶死。真所謂冤沈地下呢。朱永生享成功反挫

元首功張英可嘆可恨這是成化二年間事。後至成化六年。劉千斤餘黨李鬍子。復糾合小王洪

石歪膊等。往來南漳內鄉渭南間。復集流民為亂。偽稱太平王。立一條蛇坐山虎等綽

號。官軍累捕不獲。再命都御史項忠。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。四面兜勦。擒李鬍子於竹

山縣。擒小王洪等於鈞州龍潭。俘斬二千人。編戍萬餘人。遣還鄉里。共四十萬人。內中

有許多流民。未嘗為惡。亦不免玉石俱焚。棄屍江潯。項忠且自詡功績。暨平荆襄碑。或

呼為墮淚碑。實是冷嘲熱諷的意思。比羊祜墮淚碑何如又越六年。經都御史原傑。經畧鄖陽。就

地設府。墾荒田。編戶籍。人民樂業。闔境帖然。傑勞若成疾。奉旨召還。竟在驛舍中逝世。鄖民聞訃。無不泣下。這且擱過不提。且說荆襄未平的時候。廣西大藤峽苗獠。亦嘯聚為亂。湖南靖州苗。羣起響應。右都督李震。受命討靖州苗。連破八百餘寨。威振西南。苗獠呼為金牌李。不敢復反。惟大藤峽在廣西潯州境內。萬山盤曲。有一大藤橫亘兩崖。彷彿似天造地設的橋梁。因此呼為大藤峽。峽中獠人。緣藤往來不絕。峽北巖洞。多至一百餘處。最幽深險峻的。有仙人關。九層崖等洞。峽南有牛腸村。大岵村。亦稱險要。英宗時。獠人作亂。經都督僉事顏彪。連破獠寨。獠患少息。應三十回惟獠酋侯大狗。始終未獲。至顏彪班師。仍出掠廣東高廉雷肇等境。守臣無術。勦平。上書待罪。且請選將征討。兵部尚書王竑。奏稱浙江左參政韓雍。文武全才。可令往討。乃召雍為僉都御史。贊理軍務。特簡都督趙輔。為征夷將軍。統兵南征。雍先至南京。會齊諸將。共議進兵方略。諸將齊聲道。兩廣殘破。羣盜屯聚。應分兵撲滅。為是為今日計。莫若令一軍入廣東。驅使散去。然後用大軍直入廣西。節節進勦。方可困賊。雍聞言。冷笑道。諸將只知其一。未知其二。試思賊已蔓延數千里。隨在與戰。適足疲我將士。何若仗着銳氣。直搗大藤峽巢穴。心腹既潰。餘賊如釜底游魂。怕他甚麼。擒賊先擒王的。是行軍要着。諸將不敢多言。至趙輔一到。與雍談及軍事。很是投機。便把一切行止。聽雍調度。雍即帶領諸軍。倍道前進。由全州

出桂林。遂次遇着陽洞諸苗。卽度兵與戰。勢如破竹。洞苗大潰。惟指揮李英等四人觀望不前。立斬以徇。衆皆股栗。壁壘一新。雍披按地圖。曉諭諸將道。賊衆以修仁荔浦為羽翼。宜先勦平二處。使孤賊勢。諸將此時無不應命。乃督兵十六萬人。分五路攻入。所向披靡。修仁先平。荔浦隨下。遂乘勝向峽口進發。俄見道旁有數百人跪着。老少不一。老年服飾似里民。少年服飾似儒生。口稱我等百姓苦賊已久。今聞大兵到此。願為嚮導。雍不待說畢。便喝兵役將數百人一一拏下。帶入帳中。諸將皆詫異起來。但見雍升座。怒叱道。你等統是苗賊。敢來誑我。左右快與我搜來。兵士不敢違慢。把數百人身上一搜。果皆藏着利刀。鋒芒似雪。便命推出轅門。盡行梟首。復飭把屍首支解。刳出腸胃。分挂林箐間。纍纍相屬。徭衆聞知。驚為天神。就是雍麾下將士。亦不禁歎服。我亦服他有識。雍嚴肅如王公相等。營門設銅鼓數千。儀節詳密。三司長吏見雍。皆長跪白事。悚懼如小吏。忽有新會丞陶魯入見。長揖不拜。雍叱道。你來此何為。陶魯道。來與明公擊賊。雍復道。賊衆據險自衛。非大兵不可入。我看部下文武數百人。無一可往。方在愁慮。你能當此重任麼。陶魯道。不但言能。且很容易。雍怒道。叢爾小邑。尚不能理。今遇悍賊。反說得如此容易。正是大言不慚。快快退去。免得受笞。魯又道。明公不欲平賊麼。從前蔣琬龐統。輒廢邑事。後乃為蜀漢名臣。公幸勿棄魯。願平賊自效。雍見魯神色自若。料有異才。

不禁改容道。丞肯為國效力。尚有何說。但不知需兵多少。

並不執拘到底。韓雍可謂將才。魯答道。三百

人夠了。雍笑道。三百人那裏夠用。魯復道。兵貴精不貴多。三百人已是多了。但必需嚴

行選練。纔可使用。雍令他自擇。魯標式為約。號令軍前道。有能力舉百鈞。矢射二百步

者來。是時大軍共十五六萬人。合式如約。只得二百五十名。

其得用之兵。其難如此。

復另募數日。方

得湊成三百名數目。自行督練。椎牛犒饗。共當甘苦。士卒爭願為死。稱為陶家軍。雍督

諸將四面並進。猺酋侯大狗。聞大軍齊至。把婦女輜重。安置貴州橫石李塘諸崖。自糾

死黨數萬。悉力堵截。峽南排柵堅密。滾木礮石。鏢鎗毒矢等。更番迭射。官軍登山仰攻。

煞費氣力。雍申令軍中。有進無退。閱數時。山上的猺眾。及山下的官軍。統有些疲倦。起

來。鎗聲箭聲。若斷若續。驀見陶魯擁盾而出。大呼道。麾下壯士。快從我來。兩語未畢。那

三百名陶家軍。都左手執盾。右手持刀。魚貫以進。呼聲震山峽。猺眾急忙抵拒。亂下矢

石。不料這陶家軍。很是勇悍。免起鵲落。狄迅孫升。任他矢石如雨。毫不膽怯。只管向前猛

登。韓雍見前軍得勢。復督兵繼進。猺眾支持不住。逐步退後。至官軍各上山岡。又由雍

出令。縱火焚山。烈焰飛騰。可憐這猺眾。東奔西走。無處躲避。多燒得焦頭爛額。刺得數

千名悍猺。擁着侯大狗。竄入橫石崖。雍飭兵窮追。道行數日。始見崖谷。侯大狗上九層

樓等山。絕崖懸壁。勢控霄漢。且用着千斤礮石。滾壓下來。響聲若雷。巖谷皆應。雍令軍

士停住崖下。鼓噪不絕。一面遣陶家軍遠出後山。潛陟巔頂。令他覷賊懈怠。舉砲為號。自卯至未。賊漸漸力疲。木石亦盡。雍正擬進攻。隱隱聞有砲聲。急督將士冒險登山。大眾援藤扳葛。蟻附而上。陶家軍亦自後攻入。漫山奮擊。連數日夜。鏖戰百合。方把猺衆削平。生擒侯大狗七百八十餘人。斬首三千二百餘級。磨崖勒石。載明平猺歲月。并將大藤斬斷。絕猺人往來的孔道。改名大藤峽為斷藤峽。復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。先後肅清。捷報馳抵京師。憲宗傳旨嘉獎。即召趙輔還朝。晉封武靖伯。韓雍為右副都御史。提督兩廣軍務。擢陶魯為食事。餘亦按功給賞。嗣命雍開府梧州。令行禁止。盜賊屏息。至成化十年。為中官黃沁所譖。罷歸鄉里。越五年病歿。粵人懷念不忘。立祠致祭。正德中始追諡襄毅。也是褒功恤死的意思。還有平涼一役。出了好幾次大兵。纔得奏捷。平涼在甘肅西境。從前明平陝西。故元平涼萬戶把丹。率衆歸附。太祖投為平涼衛千戶。令仍舊俗。不起科徭。傳孫滿俊。與王豪李俊相連結。挾貲稱雄。土人稱他為滿四。平涼奸民犯法避罪。往往倚滿四為護符。有司飭役往捕。統由滿四出頭硬阻。日久成習。不得不勞動官軍。前去搜勦。滿四遂激衆為亂。叛據石城。來與官軍反抗。石城係唐吐蕃石堡城。高踞山巔。四壁削立。只有一綫可通出入。官軍屢次上山。都被擊退。實是沒用滿四遂與李俊分踞要害。四稱招賢王。俊稱順理王。兩下裏各有萬餘人。俊攻固原千戶所。

中箭斃命。惟滿四負隅如故。都指揮邢瑞中澄率各衛軍至石城。猛撲一晝夜。不意滿四竟糾衆殺下。由高臨卑。勢如建瓴。官軍墜死無數。中澄也馬蹶被殺。只有邢瑞狼狽逃歸。賊勢大盛。關中震動。明廷得耗。飛檄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。總兵寧遠伯任壽。廣義伯吳琮。及巡撫延綏都御史王銳。參將胡愷。會兵進勦。陳介等率軍輕進。不待延綏兵至。便直趨石城。距城約十里許。忽有賊衆數千。遮道出迎。佯稱乞降。陳介頗為躊躇。吳琮道。無論他是真降。或是假降。我軍總有進無退為是。遂麾兵直入。將到城下。只見賊驅着牛羊出來。望將過去。差不多有數千頭。官軍還道他是真心投降。用了牛羊犒勞。大家不及防備。忽聽胡哨四起。前後左右。統是賊兵殺到。那時官軍叫苦不迭。連忙招架。已是不及。陳介任壽吳琮等。捨命衝突。方殺開一條血路。走保東山。遺失軍資甲械。均以千計。事聞於朝。命將陳介任壽吳琮三人。逮解至京。按罪下獄。另授都督劉玉為平虜副將軍。副都御史項忠。總督軍務。再討石城。又起復前大理寺少卿馬文升為都御史。巡撫陝西。調兵協勦。項忠馬文升先後至固原。分六路進兵。連敗賊衆。劉玉一至。見各軍得勝。乘勢長驅。追薄城下。滿四傾寨出戰。發矢如蠅。劉玉身中流矢。頓時驚退。諸軍皆却。賊步步追逼。玉幾被困。幸項忠停住不行。親斬千戶一人。作為警戒。於是全軍復振。易退為進。滿四料不可敵。歛衆入城。劉玉乃裹痛徇軍。下令合圍。相持兼旬。

尚不能下。項忠以持久非計。督兵急攻。賊頗恟懼。潛縫城出降。忠給票縱還。自是出降益衆。會有賊目楊虎。乘夜出汲。為官軍所擒。忠喝令斬首。楊虎俯伏乞命。乃勸令降順。虎雖允諾。且請自效。忠知虎可用。賜以金帶鉤。縱使入城。誘滿四出戰東山。用了四面埋伏的計。專候滿四到來。正是。

整備鐵籠囚猛虎。

安排香餌釣金魚。

欲知滿四曾否就擒。請看下回便知。

語有之。川澤納汙。山藪藏疾。故林深箐密之中。往往為盜賊藏身之地。兵去則出兵來則伏。非有善謀之將。敢死之士。犁其穴而掃其庭。則必不能絕其迹。劉千斤莽夫耳。侯大狗蠢奴耳。何足以稱王爭霸。不過有山可恃。有穴可藏。借此以抗王命。為一時負隅計耳。有白圭之督師。而劉千斤失所恃。雖勇何益。有韓雍之主謀。而侯大狗失所據。雖險亦夷。崔苻之盜。必盡殺乃止。始知寧猛毋寬。公孫儵固有先見也。至若平涼一役。亦幸有項忠之為先驅耳。項忠擒李鬍子。小王洪等。已見奇績。而滿四又為彼所擒。時人以墮淚譏之。吾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。刑亂國用重典。刑亂民亦何獨不然乎。

第四十二回 樹威權汪直竊兵柄

善誦諫阿丑悟君心

却說叛酋滿四正在窮蹙。見楊虎狸被擒復歸。並問他脫逃情由。虎狸隨口胡謔。并說官軍輜重盡在東山停頓。不妨乘夜掩取。說得滿四轉憂為喜。即於夜間率衆出城。行至東山附近。伏兵四起。競前相撲。滿四倉皇突陣。墜馬就擒。餘衆多半受戮。項忠乘勝撲城。城中另立頭目火敬為主。仍然拒守。忠令各軍圍住東西北三面。獨留南面不圍。鼓噪了一晝夜。火敬等料不能支。竟於夜半遁去。官軍從後追躡。復將火敬擒住。只有滿四從子滿能。逃入青山洞。漸被項忠偵悉。用火薰入洞中。滿能倉皇出走。亦被擒獲。并拏住滿四家屬百餘口。諸軍窮搜山谷。又獲賊五百餘人。男婦老幼共數千人。并將石城毀去。所有俘虜就地正法。惟把滿四大敬兩人。械送京師。按律伏誅。自在意中。項忠劉玉班師到京。按功陞賞。不消細說。憲宗聞各處叛寇依次盡平。心下很是喜慰。萬貴妃殷勤獻媚。每遇捷報。輒在宮中張筵慶賀。可謂善承意旨就中有箇太監汪直。年少慧黠。善事貴妃。因得憲宗寵幸。為主及奴真這汪直係大藤峽獠種。獠賊平定後。被俘入宮。充昭德宮內使。昭德宮便是萬貴妃所居。汪直能伺貴妃喜怒。竭力趨承。貴妃遂一意抬舉。密白帝前。令掌御馬監事。第二箇先是妖人李子龍。妖言妖服。蠱惑市人。內使鮑石鄭忠等。非常敬信。常引子龍入宮游玩。並尊登萬歲山。密謀為逆。不意被錦衣衛聞知。預先舉發。當將二監拏下。並誘執李子龍。一併梟首。嗣是憲宗欲偵知外事。

令汪直改換衣服。帶領錦衣官校。私行出外。查察官民舉動。但有街談巷議。無不奏聞。憲宗益以為能。即于東廠外設一西廠。命汪直為總管。東廠係成祖時所建。專令中官司事。伺察外情。至是別張一幟。所領緹騎人數。比東廠加倍。因此聲勢出東廠上。錦衣百戶韋瑛。職隸東廠。諂事汪直。直即倚為心腹。往往掀風作浪。興起大獄。所有冤死的官民。不計其數。朝廷諸臣。雖皆側目。莫敢發言。惟大學士商輅抗疏上奏道。

近日伺察太繁。政令太急。刑網太密。人情疑畏。洵洵不安。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。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。中外騷然。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。往者曹欽之反。皆遂。果有以激之。一旦禍興。猝難消弭。望陛下斷自宸衷。革去西廠。罷汪直以全其身。誅韋瑛以正其罪。則臣民悅服。自帖然無事矣。否則天下安危。未可知也。臣不勝惶懼待命之至。

憲宗覽疏大怒道。用一內監。何足危亂天下。即命內監懷恩傳旨詰責。商輅並不慌忙。正色說道。朝臣不論大小。有罪當請旨逮問。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。是第一樁大罪。大同宣府。乃邊疆要地。守備官重要。豈可一日偶缺。汪直擅械守備官。多至數人。是第二樁大罪。南京係祖宗根本重地。留守大臣。直擅自搜捕。是第三樁大罪。宮中侍臣。直輒易置。是第四樁大罪。直不去。國家那得不危。這數語侃侃直陳。說得懷恩為之咋

舌當即回去覆旨。項忠已升任兵部尚書也。率九卿嚴劾汪直。憲宗不得已。令直仍歸

掌御馬監調韋瑛戍邊衛。暫罷西廠。中外大悅。惟憲宗猶寵直未衰。仍令秘密出外。探

刺陰事。適有御史戴縉。九年不遷。非常懷喪。至此見汪直仍邀寵眷。索性迎合上意。密

奏一本。極言西廠不應停止。汪直所行。不但可為今日法。且可為萬世法。竟視汪直為聖人。大小戴

有知必不認其為子孫。憲宗准奏。下詔重開西廠。汪直的氣焰從此益盛。先是直掌西廠。士大夫

無與往還。惟左都御史王越與韋瑛結交。遂間接通好汪直。吏部尚書尹旻也是個寡

廉鮮恥的人物。想去已結權閣。因浼越為介。謁直西廠中。甚至向他磕頭。身長吏部無恥若此。我為

明吏羞死。直不禁大喜。獨兵部尚書項忠傲不為禮。一日遇直於途。直下輿相見。忠竟不顧

而去。是亦太甚。直恨忠益深。王越謀代忠職。每與直言及忠事。作切齒狀。忠且倡率九卿。劾

奏直不法事。先令郎中姚璧請尹旻署名。尹旻道兵部主稿。當由項公自署便了。姚璧

道公係六卿長。不可不為首倡。尹旻怒道。今日纔知我為六卿長麼。不中抬舉。當將草奏擲

還。不肯簽名。一面通報韋瑛。令他轉達汪直。會西廠果停。直忿怒異常。與忠勢不兩立。

至重設西廠。引用了一個吳綬。作為爪牙。吳綬曾為錦衣衛千戶。嘗從項忠討荊襄盜。

違法被劾。致受譴責。他竟與忠挾嫌。至汪直處求掌書記。直即允諾。且因綬頗能文。容

行保薦。有旨授他為鎮撫司問刑。綬即囑使東廠官校。誣忠受太監黃賜請託。用劉江

為江西都指揮。憲宗真是糊塗。竟令忠對簿看官。你想這項忠。高傲絕俗。那肯低首下心。當下抗辯大廷。毅然不屈。惱得憲宗性起。竟將他削職為民。汪直又謂商輅納賄。輅亦乞罷。聽令自歸。尚書薛遠董方。右都御史李賓等。並致仕歸田。於是蠅營狗苟的王越。居然升兵部尚書。兼左都御史。掌院事。愈榮王越以外。還有遼東巡撫陳鉞。先是遼東寇警。陳鉞因冒功掩殺。激變軍民。明廷命馬文升往撫。開城曉諭。相率聽命。汪直偏欲攘功。請命憲宗。挾同私黨王英。馳向遼東。一路上耀武揚威。指叱守令。不啻奴僕。稍有違忤。立加鞭撻。各邊都御史。左執鞭弭。右屬橐鍵。趨迎恐後。供張極盛。既至遼東。陳鉞郊迎蒲伏。恪恭盡禮。凡隨從汪直的人員。各有重賄。汪直大喜。筵宴時窮極珍錯。飲得汪直酩酊大醉。滿口贊揚。難得遇他褒獎越宿即赴開原。再下令招撫。文升知他來意。便把安撫功勞。推讓與他。惟所有接待儀文。不如陳鉞。汪直未免失望。草草應酬。即返遼東。且與陳鉞述及文升簡慢。鉞不但不為解免。反說文升恃功自恣等情。小人最會逞才一面加意款待。格外已結。酣飲了好幾日。直欲辭歸。復經鉞再三挽留。竟住了數十天。方纔回京。一入京城。即劾奏文升行事乖方。應加嚴譴。憲宗也不分皂白。竟逮文升下獄。尋謫戍重慶衛。並責諸言官容隱不發。廷杖李俊等五十六人。是時韃靼汗麻兒可兒已死。眾立馬固可兒吉思為汗。馬固可兒吉思汗。與李來不和。屢生嫌隙。陰結部屬毛里孩。

等使圖字來。偏為字來所知。竟弑了馬固可兒吉思汗。毛里孩不服。糾眾攻殺字來。遣

使通好明廷。憲宗以無約請和。恐防有詐。竟却使不納。毛里孩遂糾集三衛。見三十

冠山陝。撫寧侯朱永等出師抵禦。得了幾次勝仗。毛里孩始退。誰料一敵甫退。一敵又

來。長城西北境有河套。黃河由北繞南。與圈套相似。因得此名。唐張仁愿曾築三受降

城于此。地饒水草。最宜耕牧。蒙古屬部字魯乃。札加思蘭字羅忽等。潛入套中。據地稱

雄。屢寇延綏。朱永移師往禦。王越亦奉旨參贊。塞外未聞殺敵。京中屢得捷音。想是王越妙計

越等陞賞有差。寇仍據套自若。既而越為三邊總制。延綏甘肅寧夏為三邊設立總制自王越始札加思蘭

且迎元裔滿都魯為汗。自稱太師。壹意與明邊為難。大舉深入。直抵秦州安定諸邑。總

算王越出力。偵悉寇虜妻子畜產。俱在紅鹽池。潛率總兵官許寧。游擊將軍周玉。星夜

前進。襲破敵帳。殺獲甚眾。及寇飽掠而返。妻子畜產。蕩然無存。只好痛哭一場。狼狽北

去。嗣聞札加思蘭為部眾脫羅干亦思馬因等所殺。滿都魯亦死。諸強酋相繼畧盡。越

遂討好汪直。慫恿北征。說是乘勢平寇。大功無比云云。直喜甚。忙面奏憲宗。當即下詔。

命朱永為平虜將軍。王越提督軍務。監軍便是汪直。剋期興師。向西進發。越與直會着。

怡勸直令朱永繞道南行。自與直帶領輕騎。徑詣大同。探悉敵帳在威寧海子。泊即挑

選宣府大同兩鎮兵馬。共得二萬名。倍道深入。適值天大風雨。兼以下雪。白晝晦冥。空

山岑寂。越等直至威寧。寇衆毫不防備。如何抵敵。紛紛潰散。只剩老弱婦女。作為俘虜。并馬駝牛羊數千匹。一齊搬歸。便馳書告捷。憲宗即封越為威寧伯。增直俸祿三百石。惟朱永迂道無功。不得封賞。悵悵的領兵回來。

上了王越的當

亦思馬因等以廬帳被襲。密圖

報復。待王越退師。復糾衆出掠。且犯宣府。那時汪直王越兩人。又想藉寇邀功。請旨出發。偏偏寇衆狡詐。聞直等又至。移衆西走。轉寇延綏。直等赴援不及。虧得指揮劉寧。巡撫何喬新。千戶白道山等。分道出禦。各得勝仗。寇賊少衰。亦思馬因病死。誰知又出了一箇悍酋。仍稱小王子。率衆三萬。寇大同。連營五十里。聲勢張甚。總兵許寧。斂兵固守。小王子竟到處焚掠。毀壞代王別墅。代王成鍊。從寧出戰。寧無奈出駐城外。與巡撫郭鐘分營立柵。互為犄角。尋見有寇騎十餘。控弦而來。太監蔡新部下。首出邀擊。寧所部軍士。亦次第殺出。寇騎拍馬逃走。官軍不肯捨去。猛力追趕。途中遇着伏兵。被殺得落花流水。幸參將周璽等。馳至。纔救出各兵。馳入城中。檢點敗卒。已喪失了千餘人。許寧尚掩敗報捷。奈寇衆長驅直入。雖經宣府巡撫秦紘。總兵周玉。力戰却敵。寇賊尚是未衰。巡按程春震。乃劾寧敗狀。寧得罪被謫。連郭鏗蔡新。統同獲譴。一面頒詔。令汪直王越嚴行防勦。毋得少懈。直與越方擬還京。得了這道詔旨。弄得進退兩難。只好乞請瓜代。有詔不許。其時陳鉞已入居兵部。復為代請。又經憲宗切責。把鉞免官。未幾罷西廠。

又未幾調王越鎮延綏。降汪直為南京御馬監。中外欣然。只王越汪直兩人不知為什
麼緣故。竟失主眷。彼此歎息一番。想不出什麼法子。沒奈何。遵着朝旨。分途自去。

功出外誰叫
你恃勢橫行

小子細閱明史。纔知汪直得罪的原因。複雜得很。若論發伏摘奸的首功。

要算是小中官阿丑。

一長可錄
總不掩沒

阿丑善談諧。且工俳優。一日演戲帝前。扮作醉人的模

樣。登場謾罵。另有一小太監扮作行人。出語阿丑道。某官長到了。阿丑不理。謾罵如故。

小太監下場後。復出場報道。御駕到了。阿丑仍然不理。及三次出報。說是汪太監到了。

阿丑故作慌張狀。卻走數步。來人恰故意問道。皇帝且不怕。難道怕汪太監麼。阿丑連

忙搖手道。休要多嘴。我只曉得汪太監。不可輕惹呢。

阿丑
可愛

此時憲宗曾在座中。聞了這

語。暗暗點首。阿丑知上意已動。於次日再出演劇。竟仿效汪直衣冠。手中持着兩把大

斧。挺胸而行。旁有伶人問道。你持這兩斧做什麼。阿丑道。是錢。不是斧。那人又問。持錢

何故。阿丑道。這兩錢非同小可。我自典兵以來。全仗着這兩錢呢。那人又問。錢為何名。

阿丑笑道。怪不得你是呆鳥。連王越陳鉞都不知道麼。憲宗聞言微哂。及戲劇演畢。又

接覽御史徐鏞奏摺。係劾奏汪直罪狀。畧云。

汪直與王越陳鉞。結為腹心。互相表裏。肆羅織之文。振威福之勢。兵連西北。民困東
南。天下之人。但知有西廠。而不知有朝廷。但知畏汪直。而不知畏陛下。寢成羽翼。可